

# 关东金匠

曹保明

清光绪七年(1881)秋天,那是一个晴朗的正午,船厂(今吉林市)靠江边一个胡同口传来一声清晰的吆喝:“打金银首饰! 镯子啦!”

接着,又响起连串的“嘣楞楞、嘣楞楞”皮鼓声。人们打远一看,一个像货郎子一样的人,只见他挑着一个板凳挑子,一头是一排小木匣,一头是一个小炭火炉,那炉火迎风通红!

原来,这就是一个民间打首饰的金匠!

生活中,这种金匠又叫“打跑箱”,是指他挑着打首饰的工具和炉子,专门走街串巷,给百姓送去信誉和方便。

只见此人吆喝着,立刻有许多人家的妇女推门走了出来,团团围住了小金匠,这个要打耳环,那个要打戒指,把小金匠围了个水泻不通……

就在这时,只见有一个人,他

围在人群外,仔细向这里观望着,却不上前打金银首饰。

你猜这人是谁呀?这可是个大人物!

原来,这人是朝廷钦差大臣吴大澂微服巡察来到了东北船厂。他此次来吉林城(今吉林市昌邑区东局子街道)是为了兴建机器局、造币局,专程赴东北招募能工巧匠。不用说,吴大人越看这小金匠手艺越相中,当下就决定招募他进造币局。此人叫翁锦荣,祖籍福建,是今日吉林老字号瀚鑫楼叶珍兰的舅舅翁妹金的高祖啊。

当年,他本来是到东北寻找闯关东的先人,于是凭借一手精湛的冶金铸银手艺从南向北,一路走来,没想到却被吴大人选中,自此落脚船厂,成为造币局核心工艺匠人。

要知道,吴大人选才可不是轻而易举呀! 据说当年,他看小金匠给百姓打完金银首饰,就把翁锦荣

领到了造币局。据说一连三天三夜不让他下台子,直至把炼石、取金、熔金、造物、打件、磨件全过程考个透,这才留下了这个有世代金匠手艺传承绝技的小金匠翁锦荣。

后来,人们说:

吴大人,眼力行,一眼相中翁锦荣!

翁金匠,翁锦荣,该着命中有此荣!

那是清末民初,当时时局动荡,翁锦荣落脚船厂民间后,他虽在制币局,其后人于玄天岭东侧古街开设了四处银铺,生意越来越火。

从前那时,此地风水极佳,清乾隆三年(1738)当地建了玄帝观(又名真武庙),光绪十七年(1891)桃源山又建起了道教蟠桃宫,玄天岭一带于是被称为吉林四极之地,正合“前朱雀、后玄武、左青龙、右白虎”的格局,银铺立于玄武街之

上,更是红火兴旺起来。

民国七年(1918),翁锦荣的长孙翁亚盾将两处银铺合并,正式定名汉兴楼。历经数代传承,汉兴楼传到叶珍兰的舅舅翁妹金手中。翁妹金心念技艺传承,辗转找到外甥女叶珍兰,得知其丈夫翁志军是福建莆田当地著名金匠,便专程邀请二人北上吉林,将汉兴楼独到的锤揲、錾镂、花范三项古法技艺倾囊相授。

叶珍兰与翁志军夫妇不负所托,在翁妹金的指点下,终日深耕冶炼、打磨技艺、潜心钻研,后于中东路6号另立新址,创办瀚鑫楼,以全新面貌将三项核心技艺发扬光大,瀚鑫楼品牌自此问世。

瀚鑫楼古法黄金系列,本就溯源源周,盛于明清,启于渤海,传至大唐,锤揲锻金成器,尽显金属肌理之美;錾镂刻纹入魂,雕琢出万千祥瑞纹样;花范塑型传神,复刻出传世经典形制,成品古朴厚重,



曹保明 讲故事

韵味绵长。品牌旗下,螺钿工艺细腻柔光,时尚技艺,这成为船厂古老而新生的字号。

茫茫长白山,千里江山金子镶边;滔滔松花江,铜帮铁底运金忙。从造币局的炉火纯青,到汉兴楼的匠心坚守,再到瀚鑫楼的焕新传承,锤揲、錾镂、花范三项古法工艺在松江大地代代相传。玄武之地秉瀚鑫,千锤百炼,始得真金。

瀚鑫楼将“瀚海藏珍,鑫艺焕彩”的美誉传遍四方,大东船厂黄金匠人的故事,也随之深入人心。这正是:黄金是宝分高下,世事如云任卷舒。

后来,关东金匠与吴大人选拔人才的故事便在民间传开了。

# 水稻博士的十万字“情书”

孙翠翠

前几天,收到一名水稻博士写给千千万万、成千上亿水稻姑娘的十万字情书。

情书名曰《要做一粒好种子》,作者沈希宏,是中国水稻研究所的育种专家。大家习惯叫他沈博士。

说来惭愧,我也曾自嘲“热爱农业”好多年,尤其最爱水稻。我试过在凌晨四点,站在寂静无边的稻田里,等一场带着稻香的日出;也曾在稻穗低垂的最美时节,钻进稻田深处,像个真正的导游一样,向外地朋友兴奋地介绍稻田里的一切。

我总以为,这算得上一种浪漫的“不务正业”了。

直到我翻开沈博士的《要做一粒好种子》时,我才知道,我那点浮于风景的喜欢,在一个把水稻刻进生命里的人面前,是多么微不足道。

沈博士之爱,是千里去追寻水稻的起源,然后为那粒5000年的碳化水稻拍“写真”,做成手机屏保,“用来膜拜”;

是费尽千辛找来20份野生稻,种在田里,看着它们疯狂成长、分离、重组,“心生欢喜”,即使到了秋天,那些种子散落在泥里,遍寻不见,却也“肃然起敬”;

是站在夏天的烈日下,满脸汗珠,却仍然能低头小声问那水稻:“你在干嘛呢?”,然后听水稻回答:“我在减数分裂”;

他甚至会养一株名叫小

薇的矮稻作绿植,放于案头,彼此陪伴。

去理发时,他会信手拈须,萌生一种冲动,“想把胡子理成一蓬稻根的模样。”

这就是最好的爱吧?最好的爱,不就是这样吗?热烈而克制,浪漫而务实。

我满眼都是你,我时时都想见到你,我爱你疯长的样子,爱你开花的样子,爱你成熟的样子,哪怕你落到泥里,我还是那么爱你,不减一分。

我爱你的时候,恨不得就融入你,成为你。

所以,他才会对着镜子,满眼放光,想把胡子理成一蓬稻根的模样。

等到稻子熟了,白花花米饭端上了餐桌,朋友吃出来饭的弹软润滑香,而沈博士,竟能吃出它“一肚子的阳光”。

有那么几次,七八个朋友聚餐,其中有人正在减肥,张罗着不吃米饭,原因是吃米饭会发胖,他听了“气不打一处来”,不仅当面指正,写文章时还在记仇,责问道:“这话也不知道是哪个猪八戒说的?”看到“猪八戒”仨字,我不禁笑出了声,赶紧拍照发到闺蜜群,并自嘲道:“我们都是猪八戒。”

每年冬天,“稻人们”都会像候鸟一样,飞去海南。海南是水稻繁育的天堂,在北方一年只可繁育一代的水稻,在这里可繁育三代,一年顶三年。因此,海南自然也

是水稻人、水稻痴的天堂。每年春节,都会有稻人远离家人,与水稻一起迎新。沈博士也是其一。但不管他在哪里,和水稻在不在一起,他总会在这一天,举杯,敬稻人,也敬稻子。

沈博士不仅在北方种稻,在海南种稻,也在印尼种稻。无论在哪里,只要一进入稻田,便会忘记时间、空间,完全成为了一株会行走的稻苗。

有一次,傍晚时分,他在印尼的稻田田间流连,一名“不打你”(当地对农民的称谓)见到他一副漫无目的地样子以为他迷路了,非要送他回基地,无奈,他只能坐着对方的摩托回到基地,然后,趁对方不注意,又偷偷溜回自己的稻田。

当然,在印尼种稻,也把沈博士的肚子撑大了,他说:“不妨说句大话,原来我心里装的是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,去了印尼后,又多装了2.8亿印尼人民。我的肚子好大。”

果然,水稻的花语是“喂饱世界”,很准确。

沈博士的“情书”,除了一个“情”字,更多的是科普价值,以及粮食人的初心和担当,我读得太快,不免草率,不免肤浅。

我想,对于此书,不同的人,一定会收获不同的种子、花朵、粮食。

于我,它是我的水稻“辞典”,那里的每一个小细节,都是一把钥匙,为我开启一扇通往生命微观宇宙的门;是我伏案写作时,最沉静也最可靠的“工具箱”;它也是闲暇时窗前绵密的雨,在安静的阅读中给予我清澈的精神洗礼。我一向敬重那些将生命燃进一份事业的人,

他们专注的身影,总让我在感动之余,获得一份沉静向前的力量。

其实,我一直认为,未来最会讲故事、最能写出好作品的,未必是职业作家,而恰恰是那些扎根在专业领域里的人,是各行各业里的有心人。因为最好的故事,就在他们的日常里。

因为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,文字便自然有了很多显为人知的科普价值;因为知晓行业的内情,叙述便自带解密的魅力与可读性。我钟爱的许多书,比如《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》等,都出自顶尖的专家之手。他们不用刻意渲染,专业本身,就是最动人的素材。

其实,我也是写过“水稻开花”的,我曾为此兴奋不已,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被世人忽略的、神奇而震撼的奇观,还郑重其事地把它写在文章开头。但看到沈老师笔下的描述,我偷偷惭愧了。

他说:“在一个个分枝上,最顶端的那一朵花先开,接着是最下面的一朵,之后从下往上依次开花,顶端第二朵往往最后开花……”

这些细节,我从未想过,也不会去想,因为认知里根本没有。而这些新奇和有趣,于他,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专业常识,是日复一日凝视与对话的结果。

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农业专家。他们对所从事的领域,那份“情根深重”的热爱,纯粹得令人敬佩。

一部好作品,就应该是一封情书。最好的提笔人,就应该那个为此甘愿奉献一生的人。

最后,向我们的水稻博士致敬,请您提笔,让我们知道,您的水稻世界,多壮丽、多精妙、多浪漫。

趁着这早春的微寒,我一个人悄悄地走到院子里去。空气里满是水汽,润润的,像能拧出水来。那几株不知名的树,已经爆出茸茸的、浅绿的芽,远远望去,仿佛笼着一团极淡的烟。墙角的那一树玉兰,更是性急,大朵大朵的白,就这么毫无保留地绽开来,瓣子厚墩墩的,带着一股子憨拙的却又无比圣洁的美。看着这样的花,我的心便不由得软了下来,无端地,想起她们。

想着想着,思绪里便飘进一缕旧日的光。那光是属于母亲的。记得小时候,也多是这般冬春交替的时节,天黑得早,屋里便掌起一盏煤油灯。母亲总是在那一点昏黄的光晕里,低着头,缝补着我们兄弟的衣裳。针脚密密匝匝,像是要把她所有说不出的疼爱,都缝进去。有时,我半夜醒来,迷迷糊糊地,还看见她坐在那儿,背微微驼着,身影映在墙上,好大、好大,把我们整个家都罩在里面。那时的日子,是紧的,是苦的,可母亲从未让我们觉得委屈。她总说,要让她的孩子,穿得稍稍体面些。这“体面”二字,现在想来,哪里是什么新衣裳,分明是她从自己身上,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光。

我的母亲是这样,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,又何尝不是这样?后来读古人的诗,读到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读到“辛勤三十日,母瘦雏渐肥”,那些句子,便不再是字,而是一幅幅活的画。画里的母亲,有着一样疲倦而温柔的眼神,有着一样因操劳而粗糙的手。也有人说,天下的雨,有一半是女人的眼泪,我信。那眼泪里,有欢喜,但更多的,怕是一种渗着血滴的、隐忍的爱。她们把这爱,一点一滴地,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,看着我们开花,结果,却从不问,自己是否能等到一个春天。

然而,女人又岂止是奉献与隐忍?她们更像是一匹绝美的丝绸,有着说不出的柔与韧。我见过一种丝绸,叫“绫、罗、绸、缎”,名字都好像一首诗。那料子,滑滑的,凉凉的,贴在脸上,像情人的叹息。看着它,你会想起江南的女子,穿着素雅的旗袍,撑着油纸伞,走在长长的雨巷里,步态盈盈,裙裾无声。她们是温婉的,沉静的,却也把一份孤傲藏在骨子里。她们也像花,二十岁是灼灼的桃花,三十岁是迷人的玫瑰,到了四十,便是雍容的牡丹,即便将来老了,也如六月的棉花,温暖而贴心。她们有千万种姿态,每一种,都叫人动心。

我的目光,又从眼前的玉兰,飘向了更远的地方。我想起那些在工地上,被晒得黝黑,却依旧笑闹的女工;想起那些在深夜里,还在为一份报告绞尽脑汁的职场女性;想起那些奔波在田间地头,用一双巧手种出粮食的农妇。她们或许不穿丝绸,或许不懂风月,但她们用汗水与坚韧,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她们的美,不张扬,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。

三月的风,轻柔地吹在脸上,已经不冷了。我忽然明白了,这整个三月,都是属于她们的。这温软的风,这滋润的雨,这初绽的芽,这盛开的花,无一不是她们的化身。她们给予生命,她们守护家庭,她们创造世界。她们用一辈子的时光,把自己活成了三月的样子——温柔,又多情;脆弱,又无比坚韧。

愿天下所有的她们,都能被这世界温柔以待。

# 三月属于她们

赵喜语

